

和“钢铁诗人”握个手

文/刁顺亮(通河八村)

某日,我被邀请加入了一家地方晚报的作者群,发现一位著名诗人也在此群内。之前曾在家乡《江都日报》上看到过该诗人的介绍文章,有幸拜读他写的《读江都》。

“我用心灵与你交流 / 整个身体融入你的一草一木 / 钟灵毓秀之地呵 / 满目葱茏 / 绿透你的肺腑 / 呵,南水北调 / 呵,宁启铁路 / 呵,机场破土 / 古都不古! 古都不古! / 每翻动一页 / 都是最美最新的画

微信成了好友,此人便是网名“涛声依旧”的著名钢铁诗人:刘希涛老师。

看着好友列表里新增的刘老师,心里很是激动,毕竟一位是著名的诗人,一个只是默默无闻的文学爱好者。在网聊的过程中,刘老师从没有因为自己是一个名诗人而“耍大牌”,对我提出的问题总是有问必答,真心为他点赞!

后来,我发了一篇拙作《怀念妈妈》给刘老师,希望他能对文章提点宝贵意见。“文章感人,催人泪下。如果对妈妈的描写再细腻一点,不失为一篇好文章。”真的不敢相信,百忙之中刘老师不但回复了我,而且提出了宝贵的意见,让我万分激动受益匪浅。

后来,刘老师邀请我加入《出海口文学社》微信群。微信群里有什么征文比赛,团体活动都邀请我参加,并鼓励我多读书,多写点文章。

一日收到刘老师微信邀请,让

我有空去他家里喝茶。心里一直想着何时能与刘老师见上一面,却一直未敢提出, 这日刘老师发出邀请,真有点喜出望外。

约好日期之后,刘老师在微信里告诉我我家的地址,附近有什么公交车及地铁乘到什么地方下车,走多长时间才能到达他家,热情热心的刘老师真的做到事无巨细。

今年2月某日下午,怀着激动的心情我按响了刘老师家的门铃之后,刘老师亲自开门迎接了我。满头银发的刘老师腰板挺直,精神矍铄的刘老师一点也看不出是个已年近八旬的老人。我握着刘老师伸出的温暖双手。“顺亮,你好!”正宗的家乡口音,应了“乡音未改鬓毛衰”这句诗,一下子拉近了我和刘老师之间的距离,心里倍感亲切。

刘老师毫无保留地带我参观了他的书房和藏书。征得刘老师的同意,我拍摄了一组书房照片,排放整齐的藏书令我叹为观止,不难

看出多年在浩瀚的知识海洋里遨游的刘老师,为什么笔耕不辍、佳作连连!

刘老师询问我是怎么来上海的,以及我怎么爱上文学,和退休后的生活情况,我边听边回答了刘老师的提问。自从退休以后,一切以家庭为中心,肩负着买、汰、烧的重任。看看闲书爬爬格子,刘老师边听边微笑点头。

相聚的时光总是短暂的,临别时我提出了合影留念的要求,刘老师爽快地满足了我的愿望,并将事先准备好的亲笔签名本《诗人刘希涛》及其它诗歌集十多本一并赠我。

告别刘老师,当我走到楼下的时候,刘老师从4楼的窗口向我招手,叮嘱我有空常来,路上注意安全。

谢谢刘老师,因为他的心中有把火在燃烧!

没多久,在疫情宅家期间,我在《扬州日报》上,读到刘老师的《扬州看柳》和《我的书房》两首

新作。

现把《扬州看柳》这首诗抄录出来,让更多的读者来品读刘老师的这首大作:这是诗人的家国情怀,更是诗人对家乡的无限眷恋之情。

“发光的柳条/拿在手中/北京冬奥会闭幕式/那依依惜别的场景/令人动容

“柳”“留”谐音/表达挽留之情/古人折柳相送/乃悠久的/中国文化传统

突然想到扬州/那是我的故乡/绿杨城郭遍植垂柳/一则护/再则遮阳/柳树成了市树/处处翻卷着柳浪

其实,扬州看柳/并非就烟花三月/夏天看绿荫/冬天看琼枝/都别有一番风情

自然,微雨时最佳/一片烟雨迷濛/此时,你若舔一下/那柳叶上的水珠/甜丝丝的扬州味道/便留在口中/直至回味无穷”

仅以上述文字,寄托我对刘老师的祝福:祝刘老师身体健康,诗坛常青树,宝刀不老。

“一条街”的更新之路

文/缪迅

位于宝山地区的“张庙一条街”,至今依然保存着很多历史建筑,可以说这是上世纪60年代上海工业发展的这段历史凝固的艺术缩影;也可以说这是一本反映上世纪60年代上海工业发展壮大乃至工商业繁荣的生动的历史教科书。

上世纪50年代末,为配合上海市冶金、化工等工业项目落户吴淞工业区,“张庙一条街”两边被辟为工人住宅区,沿街建有商业、文化等配套设施。虽然长不足千米,但张庙一条街当年曾创造过多个“第一”:12天设计、95天完成施工建造;路幅设计宽度达到50米;通过该街的水管、煤气管、电话线、路灯线等都埋设在地下,与“闵行一条街”、“天山一条街”一起成为当时全国工人居住区建设的典范。

闵行等地区,建起了如上钢一厂、上海铁合金厂、吴淞煤气厂、上海汽轮机厂、上海电机厂等一大批特大型和大型的工厂企业。

成千上万的上海工人群众和他们的家人克服重重困难和不便,从城市的四面八方聚集到张庙、闵行等在当时的上海可谓是相当荒僻、交通、生活和文化设施等都无法和市中心区相比的“乡下头”,在那块充满希望热土上,日以继夜地辛勤生产劳动,在张庙、闵行等上海工业大聚集区,开始了他们生气勃勃的工作与生活。张庙、闵行等大工业聚集区的建设,为上海乃至新中国工业经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所以,重修“张庙一条街”也是唤回城市、唤回人们对那段历史的集体记忆;也是提醒着上海这座城市和所有居住在上海这座城市的人们,对为共和国的建设和上海这种城市的发展与繁荣作出历史性贡献的上海工人阶级的

前辈们,永远持有一份尊重和一份敬意。

笔者家就住在离“张庙一条街”不远的淞南地区,时常会在张庙这条老街漫步。感觉这条街的变化不大,只是繁华不再。在当下上海城市建设的浪潮中,张庙一条街上的那些老房子往往是会成为开发商最容易拆毁的对象。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重修“张庙一条街”,也是一种抢救城市历史风貌的一大手笔。

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演变,张庙街道已由原本为吴淞工业区配套建设、离市中心区域偏远的工人新村,成长为人口大量导入的大型居民住宅区,成为与市区连成一片的上海市中心城区的一部分。50余年来的张庙,在时代大潮的裹挟下变化巨大,发展显著。铭记历史,展望未来,张庙人民在新的历史时期,为打造“和谐张庙、宜居张庙、绿色张庙”,正在书写新的历史篇章。

搬进张庙街道通河七村,我就发现楼栋大门旁有棵枇杷树,站在厨房窗前就能看到它,十二年来随着岁月逝去,这棵枇杷树也长高了不少,伸手就能摘下它宽大的叶子。

一位住在楼下退休的园林老者对我说,这里本是一片枇杷林,后来开发成了住宅小区,如今小区还生长着不少枇杷树,站在阳台上也能发现好几棵。他介绍说当年他就种过枇杷树,先把枇杷种子用清水浸泡多日,随后在刨出的土坑中埋下二三粒,几个月后同一土坑中就会冒出几株新芽,去除长势不好,保留最健壮的一株,同时用藤筐罩在树苗加以保,不时给株苗浇水施肥。

枇杷树生命力十分旺盛,毛糙的枝梗,肥实的叶片,展现强大的生机,每年往上长长一节,几年后就树杆就有杯口粗。十二月时就开花了,春后便结了些枇杷果,味甜略酸已让人增添食欲,只憾核大肉薄。之后不断地开花结果,枝叶间错落环生叶片中,托举出一个个

白色的橄榄形胚芽,犹如绿色灯盘举着藕色灯盏。花串灰白带黄,稠密细碎,走近枇杷树还能感受到淡淡的幽香。

因为毒株变异,疫情反弹,我所住的楼栋也因有确诊患者,与小区中的好些楼栋一样,成为了封控的阳楼。宅在家中,煮饭炒菜时,我与妻子不时会向窗外望支,看看枇杷树自由舒展的枝叶,听着底荫的鸟鸣声,让忧郁的心情有了一点幸喜。

转眼已到了五月中旬,因为窗外枇杷树结的果子黄澄澄的圆圆的,不时吸引防范区楼栋的几个邻居,踮起脚扯下枝叶摘几颗枇杷果尝尝,因为好吃,便有老人用拐杖勾下树枝采摘,还有人拿来不锈钢楼梯,站在上面一串串地摘了起来,不一会儿就是一大袋,看得女儿馋得不行。然而枇杷树被攀折乱揪拉,让人心疼,但我还是咽下了想劝止的话,怕一句话拉远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同在小区中,共同面对疫情的磨砺,还是让枇杷多给邻居们一些安慰吧。

窗外有棵枇杷树

文叶子(通河七村第一居民区)



纠错有奖
欢迎大家来做

“啄木鸟”

如果您在阅读本月《社区晨报》时发现任何差错,可关注微信公众号“上海社区发布”并于后台直接留言, 将您发现的问题发送给我们(注明报纸名称、所在版面、文章名称、差错细节, 本期截止日期为2022年9月1日)。本月纠错质量最高的一位读者,将成为最佳“啄木鸟”,并获得100元的现金奖励; 本月纠错质量相对较高的另外十位读者, 则将成为优秀“啄木鸟”, 并各获得纪念品一份。

2022年7月优秀“啄木鸟”:
叶玲珠、严志明、陈仲莘、月华、万燮枬、赵水生、唐金虎、风行天下(昵称)、oldbill(昵称)、卖火柴(昵称)

2022年7月最佳“啄木鸟”:
徐鸣



扫描二维码关注“上海社区发布”

